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 維、米、莫洛托夫之照會

關於大批判強綁蘇聯和平居民去當德國法西斯蒂的
奴隸以及德國當局在和局中在德國用強迫勞動剝削蘇聯
公民的私人對這種種罪行應負的責任



外國文書出版局

一九四三年莫斯科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維、米、莫洛托夫之照會

關於大批強綁蘇聯和平居民去當德國法西斯蒂的奴隸以及德國當局和在德國用強迫勞動剝削蘇聯公民的私人對於這種罪行應負的責任

外國文書籍出版局

一九四三年。莫斯科

目次

- (一) 希特勒當局關於奴役蘇聯淪陷區中和平民的計劃和命令……………四
- (二) 強綁蘇聯人民去當德國法西斯蒂的奴隸……………七
- (三) 蘇聯公民在德國法西斯奴役勞動中所遭受之非人的痛苦與死亡……………一一
- (四) 德國當局和對強力綁走的蘇聯公民施行慘無人道剝削的德國公民應負之責任……………一八

外交人民委員長維、米、莫洛托夫於今年五月十一日向一切與蘇聯有外交關係的各國大使和公使發出照會，其內容如下：

「遵照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之委託謹向閣下作下列的通知：

蘇聯軍事和民事當局於最近六個月內，在紅軍於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冬季戰役中驅走德國侵略者而收復的領土內，發現了關於德國當局對於蘇聯和平居民所施行之無數殘酷罪行的各種新證據。德國法西斯當局，按照希特勒政府和軍事指揮部底計劃和指令，到處搶劫、蹂躪、殺害蘇聯公民，殘殺軍事俘虜，對蘇聯城市和鄉村實行全盤的破壞，綁走成百萬的蘇聯公民去當德國人的奴隸。蘇聯政府已屢次將德國法西斯殘暴獸行底實例通知了各國政府，希特勒黨徒在其鉄蹄所到之處，都肆意施行這種殘暴獸行，並且其規模之如此廣大是在尚未把德寇從其佔領區域中逐走之前所不能判斷到的。

把蘇聯和平居民強迫綁往德國，施行殘暴的剝削和奴役並有系統的屠殺等行爲在德國法西斯侵略者無數卑鄙罪行底體系中，及其首腦們底計劃中都佔有特別重要的位置。根據蘇聯政府手中所有的文件顯然表明，希特勒萬惡匪徒之強綁蘇聯和平公民去當奴隸，首先是爲了彌補德國勞動力之極端缺乏並從德國工業中解放出後備人力來補充極其殘缺的希特勒軍隊。德國法西斯當局及德國公民中許多用強迫勞動剝削蘇聯公民的私人，百般侮辱蘇聯公民，蔑視他們的人格並使他們遭受不堪的奴隸勞動，饑餓和虐待以致陷于死亡。

3 蘇聯政府認爲責任所在，須將德寇對於被綁往德國，變爲奴隸的蘇聯公民所施行的空前未聞罪行之各種新文件和事實通知各民族，並且聲明，這些罪行是必然受到應得的懲罰的。

(一) 希特勒當局關於奴役蘇聯淪陷區中 和平居民的計劃和命令

紅軍在被擊潰的德國法西斯軍隊司令部中所奪獲的文件，蘇聯人士底敘述和信件以及德國兵士和軍官及其親屬底信件都證明，把成百萬的蘇聯公民變為奴隸，將其在德國各專門奴隸市場上實行購買和交換的勾當已成爲由德國政府命令和指令所規定的系統了。

蘇聯政府手中所有的文件顯然表明，帝國大元帥戈林還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柏林舉行的秘密會議上，就已對所屬官吏作了利用蘇聯人民在德國作強迫勞動的指示。第一個指示說道：『俄國工人在建設俄國巨大工業中，證明了他們的勞動能力。現在要利用他們來爲德國勞動：這是屬於一定的當局和秘密警察的事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四日德軍東方司令部經濟部第42—006/41號密令，附件一)。

在這個密令中(附件第二節)規定，被奴役的俄國公民『主要的應常用來修築道路，建築鐵道，收穫糧食，起地雷和建設飛機場。於是就應當把德國建築營(例如，空軍建築營)解散。德國熟練工人應當在軍事工業中作工；他們不應當做掘土和打石頭的粗工，這種工作有俄國人來作』。

『首先，——戈林在這個秘密文件(第四節，第四條甲項)中指示道：——必須利用俄國人在以下的部門中作工：

礦業，道路建築，軍事工業(製造坦克，大砲，飛機儀器等)，農業；建築，大作坊(皮鞋作坊)，擔任臨時緊急工作的專門隊伍』。

戈林在上述文件中，完全證實了希特勒黨羽公然無恥地踐踏了對待被佔區域和平居民之最低限度國際慣例和規章。在該密令「乙」項內寫道：「使用俄國工人和對他們的待遇，在實際上應與使用和對待軍事俘虜完全相同」。

德國法西斯對蘇聯軍事俘虜所規定的毫無人道的規則是人所共知的。

最後，戈林又在該文件上下了血腥的命令，對於被趕到德國去的蘇聯人民應毫不憫惜，並假借各種緣由來最殘酷地處治他們。在上述文件第四節，第七條甲項中所載的這個命令上說道：「在執行維持治安的辦法時，最主要的就是要迅速嚴格。只應當實行褫奪食品 and 按軍事法庭判決處以死刑的兩種處分，而不要有任何過渡辦法」。

爲實行駭人聽聞的奴隸主綱領起見，成立了巨大的官僚機關。希特勒於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下令委任地方首領沙武克爾爲「工力事宜總辦」。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日，該總辦用極端秘密手續將其「工力事宜總辦底綱領」分送給政府和軍事各機關。在這個文件中說道：「必須完全利用已佔領之蘇聯區域中所有的後備人力。如果不能利用自願的辦法吸收所需要的勞動力，那就必須立刻實行動員或強迫簽訂個人合同。除在各佔領區中已有的軍事俘虜外，最主要的必須動員蘇聯各區居民中十五歲以上的男女熟練工人往德國工作」。

沙武克爾在這個「綱領」（「任務」節，第四條）中聲明道：

「爲大大減輕極端忙迫的德國農婦底工作起見，本人奉到元首命令，着從東方各區招收四五十萬身強力壯的少女運來德國」。

沙武克爾底代辦們就着手統計蘇聯淪陷區中全體有工作能力的居民。命令登記過的公民「自願」到德國去工作。然而自願的人幾乎沒有，於是德寇就命令採取強迫的辦法。還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德軍東方司令部經濟部」在密令（B.F. 98 510/42號）中就要求道：

「如果自願的人數不夠所期待的數目，那就遵照命令，在招募時採取最嚴厲的辦法」。

沙武克爾爲督促所屬起見，於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給他們下了「Fa 5780-28/729」電令：

「你們負責進行的招募，應當採用一切可能辦法，直到嚴厲採用強迫勞動的原則來加速完成」。

販賣奴隸的商人沙武克爾底「招募人」極力想出種種辦法來壓迫蘇聯公民，迫使他們去當德國法西斯的奴隸。凡是不聽從佔領區當局命令來報到者，便一律褫奪其全部生活資料。借口發給麵包把飢餓殆斃的人們引誘到各車站去，然後派軍隊加以包圍並以開槍掃射相威脅，把他們裝上列車去。然而，就是這種辦法也無濟於事。於是德寇當局就開始勒令按各城市，各鄉村區分派，每個城市和區域都必須派出一定數目的居民，送往德國。例如在列寧格勒省各淪陷區內，在波熱列維茨區中，德寇防軍司令下了如下的命令：

「令各區長！：因爲直到現在報名到德國去作工的人，爲數極少，着令每個區長必須會同各村長再從每區中派遣十五名以上的工人到德國去作工。派去的人應是身強力壯，從十五歲到五十歲爲止。被派定的人必須在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以前一律派到波熱列維茨。波熱列維茨防軍司令」。

在蘇聯政府手中有哈爾科夫警衛軍首領屬下的政治警察兼公安局長「關於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三日九月九日在哈爾科夫城內情況」報告底全文。

「招募工力事宜，——在這個文件中說道，——使相當機關感覺不安，因爲居民對於派往德國作工，表示極端反對態度。現時情況，竟是每人都極力設法躲避招募（裝病，逃入森林，賄賂官吏等等）。關於自願赴德辦法，早就談不到了」。

於是，從德國的正式文件中顯然表明，大批強綁蘇聯公民去當德國奴隸，把他們與軍事俘虜同等看待，乃是希特勒首腦們給德國法西斯蒂佔領區當局所預先提出的任務，而爲實現這個任務計，侵略者就不惜對蘇聯和平居民施盡一切強迫手段。

(二) 強綁蘇聯人民去當德國法西斯蒂的奴隸

德國當局爲執行希特勒政府底萬惡計劃，就從蘇聯一切淪陷區內實行大批強綁蘇聯和平居民去當德國人的奴隸，甚至已不顧及任何「自願」的形式了。在被德寇佔領的蘇聯領土內，簡直沒有一個城市，沒有一個村鎮，沒有一個居民點，不被德國法西斯強盜們趕走極大一部分居民去當奴隸的，在某幾個大城市中被趕走的居民竟有幾萬男女，幼年和兒童。

例如，德寇從克立沃依—羅哥強迫綁走了兩萬餘人，從庫爾斯克及其附近九個區中綁走了二萬九千三百八十一人，從哈爾科夫（根據一九四二年八月德國底官廳統計）綁走了三萬二千餘人，從馬立武波里解走了六萬人，從斯大林諾解往德國去作強迫勞動的至一九四二年七月爲止共有一百零一輛列車。希特勒黨徒單從哈爾科夫省一個馬立諾夫村鎮中就綁走了八百二十個男女和兒童去當德國人的奴隸。希特勒黨徒從沃龍涅什省索達特鎮附近各村中趕到該鎮去的有一萬一千人，其中很多是婦女，幼年和兒童。這些不幸的人們被關在馬廐中，草棚裏和土窖裏囚禁了幾天；德寇當局使他們遭受飢餓，不放他們出門，然後就趕到德國去了。在斯達維羅羅寶里邊疆沃龍諾夫—亞曉山大羅夫斯克，希特勒黨徒在其退却的前夜，綁來了蘇聯公民八百名，以便把他們解到德國去，只是趕到的紅軍部隊才把這些和平居民從可怕的厄運中救出了。

紅軍部隊在所收復的一切城市和村鎮中都發現有大批綁走和平居民去當德國人的奴隸的無數事實。從希特勒黨徒首腦們的自供中，已可看出關於在文明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規模俘虜數百萬和平居民並將他們變爲奴隸的某些概念。例如，根據一九四三年一月在烏克蘭德文日報上所公佈的希特勒的暴吏「駐烏克蘭帝國行政專員」愛立赫·科赫底承認，「解往德國去的烏克蘭人有七十一萬名」。根據今年一月十四日在

明斯克日報上所登載的由沙武克爾所領導的「工力事宜管理局」底聲明，「在一九四二年中從東方各佔領區中解往德國去的約有兩百萬人」。

由正式文件和紅軍收復的各區中居民底敘述，表明德國法西斯當局施行強迫「招募」方法所包括的居民種類，逐月增多，而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在退却的時候，常把全體能走動的居民綁走一空，將其解往德國深後方去。以前希特勒販賣奴隸商人底代辦，所竭力挑選的只是體力較為強健，能耐勞苦的人，其年齡主要的是由十五歲到四十五歲，而在最近幾月以來，即在希特勒黨徒實行「全面」（包括一切的）動員時期內，甚至把病人和殘廢人都綁去當奴隸，而其年齡已是由十二歲到六十歲了。由於希特勒黨徒所固有的苛虐淫亂的殘暴性，他們在綁人去當奴隸的時候，竟毀人家庭，使父母和子女，兄弟和姊妹，妻室和丈夫流離失散。

由於希特勒食人生番有組織的擄掠和屠殺蘇聯人民的結果，有許多城市和鄉區都空無人烟了。以下就是在紅軍不久之前所收復的斯摩稜斯克省蓋查斯克區中的幾個標本例子：該區未被德寇佔領之前，有三萬二千居民，當紅軍來到的時候只剩下七千五百人左右了，就中從蓋查斯克區鄉村中被趕到德國去的有五千四百一十九人，其中有六百二十四個十四歲以下的「有工作能力的」幼童，而在蓋查斯克城中，在淪陷之前有一萬三千居民，到逐走德寇的那一天，只剩了一千多人了——而且最大多數都是同自己父母分散了的幼童。

在擄掠蘇聯人民去當德國人的奴隸的時候，幾乎到處都有侵略者實行血腥的鎮壓來反對那些逃避販賣奴隸商人對他們圍捕的事實。例如，在蓋查斯克，德寇再殺了七十五個城市和平居民，只是因為他們沒有按防軍司令派送他們赴德的通知，到集合點去。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末在坡爾塔瓦判決了六十五名鐵道工作人員以絞刑，只是因為他們拒絕了到德國去充當希特勒的苦工。佔領區當局把一切逃避「招募」到德國去的

人，都看成爲游擊隊員，宣佈他們爲不受「法律」保護者，派遣討伐隊到那些沒有執行繳納奴隸「分派額」的區域中去，焚燒整個鄉村並槍殺成百的人民。在別洛露西亞斯魯茨克區各村中，今年二月末，張貼了德國派來的州行政專員的告示，上面說道：「全體居民，凡是在一九〇〇年至一九二七年生的，無論男女，概應於一九四三年三月二日早晨十點鐘到縣公署報到，以便檢驗並派往德國工作。各人攜帶衣服皮鞋和三四天行路食品。凡是不到的人，一律認爲有通匪嫌疑，而將以相當手段懲罰之」。在別洛露西亞干切維奇區（巴拉諾維奇東南），於今年三月前半月，德國征討隊焚燒了幾個鄉村並槍殺了幾百個居民，作爲鎮壓被派往德國作苦役而不到集合地點報到的居民之表示。

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兩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各地都有報告，說希特勒黨徒實行圍捕居民，強迫他們去作建築工事，或把他們趕到集合點，以便解往德國和被德國所佔領的各國去當德國人的奴隸。爲在波羅的海沿岸各蘇維埃共和國裏建築防禦工程，動員了三十餘萬人，同時爲反對那些拒絕在所謂「勞動戰線」名冊上報名的和拒絕往德國去的人，竟施行極殘酷的鎮壓直至絞殺爲止。

在被德寇佔領的區域內，蘇聯公民向德國奴隸主及其代辦實行英勇反抗的事實日益增多，且愈有組織。從波羅的海沿岸，烏克蘭和別洛露西亞各區中收到極多的報告通知說，不僅成年男子，而且那些逃避解往德國去的婦女和幼年都大批加入游擊隊，藉以保護自己的自由。在許多德國軍事和警察機關的祕密報告中，都驚惶地承認，游擊運動由於蘇聯人民反抗強綁他們去當德國人的奴隸而愈加增長的事實。

德寇在擄掠蘇聯人民去當法西斯蒂的奴隸時，實行大批圍捕，組織征討，包圍整個區域和城市，沿途捉人，把他們趕到集合點去。蘇聯政府手中有極多材料，說明在由兵士或警察監視的密封固釘的車箱中解送蘇聯和平居民到德國去時那種慘無人道的條件。從烏克蘭，別洛露西亞和俄羅斯各淪陷區中，裝載奴隸的列車晝夜不息開往德國。把人們當成牲畜一般，往往把六七十個人裝到一個貨車箱中。精疲力竭和有病

的人們就被拋下車箱，沿着往西方去的道路上鋪滿了蘇聯人們的屍首。

紅軍部隊所收復的米列洛沃城中有一個從法西斯蒂俘虜中逃出來的女居民達維丁可敘述道：『在寒冷的貨車箱內擁擠得不能轉身。在每個車箱中都有監視員，無論向他請求什麼，都要受他的棍打。在路上使我們每日忍飢受餓：』

庫爾斯克省尼古拉也夫卡村中的女集體農民巴哈頂娜敘述道：『在庫爾斯克把我們推進裝牛的車箱裏，每個車箱都裝有五六十個人。不准走出車箱。德國的哨兵常常打我們鞭子。到李果夫時把我們趕下車，在這裏我們經過專門委員會的檢驗。當兵士們的面，強迫我們脫光衣服，檢驗身體。離德國越近，我們列車中的人就越少了。從庫爾斯克出發時有三千人，可是，幾乎在每個車站上都拋棄許多患病的和將要餓死的人。到德國以後，把我們囚在住有蘇聯軍事俘虜的苦工營裏。這個地方在樹林子裏，周圍架有很高的鐵絲網。經過四天以後，把我們分派到各地去了。我和我的姊姊瓦林金娜偕同其他十三個少女被派到一個軍事工廠中』。

於一九四二年十月八日，從德國逃出來的維洛什庫爾斯基，他生於一九二四年，是沃羅希洛夫省上特布良斯克區中鉄布洛村底居民，他敘述道：『在途中德國兵士常常毒打我們。我親眼看見，當我們的幼年人跑到車站去喝水的時候，兵士們就把他們痛打一頓。被動員的少女們也遭受毒打，把她們趕到車箱中鎖上門。德國的居民辱罵我們，向我們眼中拋沙子，擲石頭打我們，而小孩子罵我們是『俄國豬』。我們的列車在路上走了十二晝夜。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八日，我們到了德國卡列城。當我們到的時候，把我們列成隊，就有德國太太們來到我們面前，挑選少女去做她的婢女』。

於是，德國法西斯當局，企圖獲得幾百萬奴隸而對蘇聯和平民施行殘暴蹂躪，並在解送捕獲的蘇聯公民去當德國人的奴隸的時候，造成使很大一部分人在途中因飢餓，拷打和對待牲畜般的運載條件而致死亡等一切罪行應當認為是完全證實的了。

(三) 蘇聯公民在德國法西斯奴役勞動中

所遭受之非人的痛苦與死亡

希特勒的奴隸主們建立起比古代奴隸制度底惡劣時光還更加可怕的苦役勞動條件，來對待擄掠到德國去的成百萬的蘇聯公民。這些蘇聯公民都被趕到周圍架有鐵絲網的苦工營裏。把他們分成一隊一隊，由武裝的希特勒匪徒押着，趕去作工，然後又押回。把蘇聯人的姓名都取消了，只按號碼來呼喚他們。凡俄國人和烏克蘭人都領得有特別的識別徽章：俄國人帶着中間寫「東」字的白邊徽章，烏克蘭人則帶着這樣的黃邊徽章。蘇聯公民不敢擅自越苦工營一步。對於這些陷身奴隸之中的蘇聯人規定得有飢餓制度。在上述戈林的指示中，他已命令道：

『俄國人是生活簡單的，因而也就容易餒養他們而不會顯然破壞我們的糧食收支。不應當縱容或教會他們來吃德國飯食』。

就在法西斯德國自己的報紙上，也常有這種關於在德國的蘇聯公民狀況的記載，例如，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七日法蘭克福日報上曾公佈以下消息：

『蘇聯被佔領省區底工人都在圍有鐵絲網的營房中。對於這些從哈爾科夫區運來德國的人們，自然是要嚴加看管監視的，因為難保他們中間就沒有一個善於幹工勾當的波爾什維克。看管他們的最直接長官：用鞭子來維持威信』。

我國人民在德國苦役下面所受痛苦之駭人聽聞的真憑實據，在他們寄給家長的信札中都反映出來了。

『親愛的媽媽，——諾娜、格於一九四二年十月八日從德國苦工營寫道，——此地天氣太壞，時時下雨。我打起赤脚走路，因為我沒有鞋子。簡直像個叫花子。每天領兩次麵包，每次一百格蘭姆。我們每天

做十二點鐘的工作。媽媽，我憂愁得可怕。除工廠和營房之外，我們什麼也不知道。我一放工回來，就倒到床上哭了又哭，回憶我的家，回憶你，就這樣迷迷入睡了。我們在此生活的短促時間中，睡不足，吃不飽，已經折磨得精疲力憊了。我們十六個人住在一間小房內，除我以外都是烏克蘭女子。有朝一日見到你的面，我定要全盤說出。但是未必見得了面，因為我們要留在夏天的板壁營房裏過冬。吃的是這樣的飯食。加之睡不成眠，赤足露體，我將不久於人世了。可能的話，請寄點葱蒜來，因為飯食太單純了。我的牙齦已經痛起來——壞血症開始了』。

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日的另一信中，這個蘇聯少女又寫道：「親愛的媽媽，我們的生活比狗還要壞。給我們的仍是這樣一盤青湯，照舊是誰也不吃的。我的腦子思焦了，眼哭得看不見了。今天大家都餓着肚皮作了十二小時的工。但是不管你哭不哭，然而工作還是要做：一個天天飢餓的人能作什麼工作。走來的長官或者坐在側面的德國女人都連催帶趕道：『諾娜，快，快快做呀！』親愛的媽媽，離開了你，我該是多麼傷心。我抑制不住了，我要嚎啕痛哭。我是爲受了侮辱而啼哭。啊，還有更惡劣的，更嚴重的事體，但是我無力寫出來：我們已習慣於，每天夜間兩點鐘就開了門，巡警就燃着亮，叫喊道：『起來！』。馬上我們都起了床，到院子裏去。站上一個鐘頭。開始點名。等候第二班，要等到它進院子爲止。就站在院子裏一直這樣凍下去。幾乎所有的人都赤着腳——真是不堪設想。而有時不是淋着大雨就是天氣嚴寒。我簡直是無力寫出我們所受的一切苦難：媽媽，我疲乏了。他們不放我們進城，我們住在森林裏。聽說要把我們轉到另一工廠去。此刻我是同烏克蘭人，法國人和塞爾維亞人一塊作工。媽媽，可能的話，就寄包葱蒜給我——我患壞血症，莫拒絕我的請求呵』。

一個從沃羅希洛夫格勒省綁往德國去的女子馬霞，恩寫信給她母親說：

『親愛的媽媽，祝你身體安好，我在寫第四封信給你了，可是還沒有接過你一次回信。媽媽，我住在

主人家裏。這是一個小小的家庭：夫婦兩口和一個小孩，但是，媽媽，我的工作却夠受了。一共有八個房間和一個走廊。我早晨五點鐘起床，夜晚十點鐘睡覺。媽媽，我每早每晚都在洗衣服。主人總是叫罵，我被他嚇得竟在夢中都驚叫起來。我工作這多時，祇有一次在星期日放我到苦工營我們人那裏去過一趟。我轉回來遲到了半點鐘。媽媽，你知道主人是怎樣打我的臉，扯落我的頭髮呵，這是我終生也不會忘記的。媽媽，他們每月給我七個半馬克工錢。我把最後一件衣服都穿壞了，他們沒有給我一絲一線。媽媽，他們向我們說，要我們寫信回家，請家裏寄大衣、靴來。我請求你，我最親愛的媽媽，就是他們施行壓制，也千萬不要寄什麼來，橫豎我是收不到的。我怎樣辦呢？他們是不放我回家的，我再忍不下去了。我每天祇有哭，而唯一可靠的出路就是結果自己這條生命。媽媽，我的親媽媽，如果你想看到一個活的我，那你就設法把我從這奴役地獄中營救出來。我再不能活下去了，再不能忍耐這一切了。媽媽，我的親媽媽，請你設法做到這點。將來祇要我活着的話，我定報答你。媽媽，我不能再寫了。眼淚窒煞了我。我向全家親屬接吻。你暫時的女兒——馬霞。

蘇聯女子娜茄、勒從黑姆尼茨寄信回家說道：『親愛的媽媽！我們六十人都住在板壁營房裏，睡在乾草上。營房內很冷。我們每日到線織工廠去作工。從早上六點鐘做到晚上九點鐘。早晨發給我們一盤清湯（開水）和五十格蘭姆麵包，午飯有湯沒有麵包，晚飯沒有麵包只有湯。而在工作時早晨還給二十五格蘭姆麵包，午飯也是二十五格蘭姆麵包。親愛的媽媽，飯食很壞，但是，這也不要緊，假令祇要能夠回家的話。媽媽，你的信我們收到了，我們哭了。我最傷心的就是我過着奴隸的生活，我看不見天日，除了自己可怕的營房外，什麼我也看不見。他們把我們當成奴隸押去作工，作完了工又押回來』。

曼孃、卡寫信給他父母道：『我們住在德國白郎克堡城。我們三十三人在一個主人家裏作工。這裏有烏克蘭人，波蘭人，法國人和俄國人。給我們的飯食很壞。給的麵包太少。工作忙盡了頭。有監工監視我們。一舉一動都有人監視。任何地方也不讓去。只有下工，又上工。我們每天作十二點鐘的工。上工時被

有什麼可穿。又不發錢。親愛的爸爸，當奴隸做苦工真當夠了，不知道是替誰作工，爲什麼而作工。他們毫不重視我們的勞動。所有的人都在追究我們和恥笑我們。我恨不得長出兩隻翅膀，飛回我的家鄉。」

在庫爾斯克被德國人佔領時期中，有個姓芙的女子寫信到那裏給她父母說道：「我們在德國過的是監獄生活。我們的生活非常壞，在田地上工作。一天吃兩頓——早上兩百格蘭姆麵包，午飯只有一碗湯。工作非常之多。我最後悔的就是我不該到德國來。在我們這主人名下作工的有二十八人——俄國女人，波蘭女人和法國女人。此外，還有十五個波蘭女子在另一個主人那裏作工，祇是在我們主人這裏過夜和吃飯。我同卡加住在一塊，同牀睡覺。媽媽，我們在德國作工是白做了的。我所帶來的衣服都穿破了，無處可買，也無錢去買。作了四個月的工作沒有領到一文錢。我們如坐監獄一般。總而言之，你們該可以想見我們的生活如何了」。

列昂尼得、勒於一九四三年一月三日從世都特卡爾特城苦工營內寫給庫爾斯克省切格爾城他家庭的信中說：

「親愛的爸爸，媽媽，拉婭，旺尼和小弟弟玉里克，祝你們身體安好。我首先要把我的全部生活情形從頭到尾寫給你們。親愛的人們，當我們到了德國後，先到一個分發營中，從那裏又把我們分調開了，從此以後，我就同卓婭姐姐分手了，直到現在我沒有見過她一面。親愛的媽媽，我們滿身是骯髒的，兩個月沒有洗澡，生了一身虱子。工廠離營裏五公里，我餓得幾乎不能走動了，在德國的這種生活，我一生也不會忘掉的。如果我還能活下去並能回到家來，我將把一切苦情告訴你們，那時，我的親人，你們的頭髮都會直豎起來。我決意尋死，但又打銷了這番主意，我想，我們的好日子定會到來的。親愛的媽媽，假令我生得有翅膀，那我早從此地飛走了」。

十七歲的尼娜、斯於一九四二年八月十八日從外國寫信回家說：

「親愛的爸爸和媽媽，我現在松能堡城，住在營房裏，在工廠作工。真困難呀！我瘦得難看了。媽媽，

我們住在鐵籠裏，簡直是囚犯一般。我的鞋已穿破了，打起赤腳去作工：生活真苦啊！唉，我怎能活得下去：」。

在德國做苦役患病回家的菲力浦·波茨曼敘述道：「：米洛諾夫克村被指定要派遣二十個青年男女到德國去。白天在街上抓青年人，夜晚就到牀鋪上捉人。兩次我都躲掉了，逃脫了；到第三次却把我捉住了，把我關在車箱裏。於是我就同其他人一塊來到了柏林。幾百人都被趕到一個圍有高牆的冷軍營中。我們就睡在石地板上。把我派在一個軍服工廠作工。在此作工的有法國人，波蘭俘虜和西班牙人。德國的工匠和監工們對待俄國人是特別疑神疑鬼，吹毛求疵的。稍不如意，就是拳打足踢，破口謾罵。我們默不作聲，不直腰的做工。午飯是在廠內工作間裏吃，一碗馬鈴薯皮的冷湯。到吃午飯時麵包已經沒有了。一共三百格蘭姆的雜料麵包，還在早晨就吃光了。晚上又把我們趕回軍營來。每天如此。疲勞，飢餓和悲愁。有個從奧勒爾省來的女子被監工打得個體無完膚，就自己吊死了。有些人想逃走，但這是很困難的——任何一個德國人一認出你是俄國人，就會出首你的。德國人利用狗來捕捉逃犯。飢餓，苦重的勞動損壞了我的健康」。

關於萬惡希特勒政府對待被驅逐到德國而陷於死亡的蘇聯人之慘無人道的條件，不僅有很多的德國正式命令和指令以及蘇聯公民從德國寫出的書信可作證明，並且還有德國人寫給蘇德戰場上德軍官兵的各種信件證實這點。

從一個擊斃的德軍第二二一步兵師底兵士威廉·波克身上搜出了他母親從黑姆尼次寫給他的信，信上寫道：

15 都站不穩了。衛兵常常用鞭子抽打她們。她們對於打罵和惡劣飲食是無權申訴的。我的鄰居日前也弄到一

「有很多俄國婦女在亞斯特拉、維爾克各工廠作工。強迫她們每天要做十四個鐘頭甚至十四個鐘頭以上的工作，自然，她們是領不到任何工資的。他們上工下工都有人押着。俄國人業已疲憊不堪，簡直連站

個女工。她交錢給賬房後，馬上就得到許可，在剛從俄國趕來的婦女中任意選擇一個。

密列爾於一九四二年八月十日從普芬高宗寫給一個兵士什林格的信上說：「不久以前，在普芬高宗這裏出現了俄國人。我們面前擺着一種有趣的生活：一個衣袋裏是字典，而另一個衣袋裏是手槍。」

成千的蘇聯公民經受不住這些野蠻的奴隸條件。大量死亡的情形籠罩着各苦工營。

普茲於一九四二年四月三十日從結明區亞廷特里托夫附近的居爾池寫信給德軍步兵第三十二師第四團第六連兵士特斯科說：

「：星期三此地又葬埋了兩個俄國人。在這裏的墓地上業已埋葬有五個俄國人了。還有兩個也快要死了。是的，本來也無須要他們活着，應當把他們全體弄死：」。

罪大惡極的德國政府竟把那些淪為奴隸的蘇聯公民拿來作賣買。每個德國人只要出不多的錢就可以買幾個奴隸，每口至多值十個到十五個馬克。在德國開設有許多奴隸市場。這裏，也同奴隸制時代一樣，奴隸的買主走去把被賣作奴隸的蘇聯公民臂上和腿上的筋肉捻幾下，遂將受盡無情剝削而疲憊了的奴隸去換更強壯一點的奴隸。

維克爾特（戰地郵箱261873號）軍士底妻子瑪麗婭從弗蘭克維爾寫給他的信說：「：我收到了你寄來的一百個馬克，還沒有通知你。錢立刻交給你的母親去了，讓她能去買幾個俘虜。現在這並不很貴。」

克納甫（戰地郵箱08999號）上士底妻子婁特從安格里特之格魯馬寫給他的信說：「：我這裏再沒有那個烏克蘭人了：他一點也不聽話，並且懶得出奇。現在他在格爾比特那裏。我們原想看一看，他在大業戶內行不行，可是他在那裏也還是一樣。關於這點我已打電話通知了勞動局，但是他們不能告訴我，何時有新車開到。格爾比特暫時還把他留着，以後再把他拿去換掉。」

蘇聯公民在奴隸主手中遭受慘無人道的虐待和剝削。蘇聯公民晚上就被鎖在冰冷的倉庫或草棚內，不讓他們吃飽就強迫他們來做繁重不堪的工作。德國奴隸主們對蘇聯人橫加侮辱，百般摧殘他們的人格。一

個十六歲的女子得木什金娜從努連堡逃回家鄉後敘述道：「我曾在一個德國女人那裏作工。她的丈夫希脫克上尉在東方戰場上斯大林格拉附近被打死了。一九四三年一月一日日本當有客人到她家來吃新年午飯。我被工作和不愉快的想頭弄得頭昏眼花，竟沒有看見女廚子放在電爐上的牛奶已經沸出鍋子來。廚房裏佈滿一股燒焦了的烟氣味。這個怒氣冲天的太太闖進廚房來，就把手裏拿着還剩有牛奶的鍋奪過去，把熱牛奶潑到我的臉上。我失掉了知覺。我到醫院裏才甦醒過來，就感覺到痛得要命，兩眼昏黑。我的眼睛瞎了。我在醫院裏躺了三星期，然後走了好久才轉回祖國來了」。

沃羅希洛夫格拉省一個中學九年級的女學生，十六歲的娜加·斯寫道：

「德國人幾乎把我們所有的青年都強解到德國去做苦工。火車開動時，車站上又是嘆息又是啼哭。開走的人哭了，送行的人也哭了。把我和另外十六個女子派送到什瓦茨城。此地是最露骨的在做買賣俄國人的生意。德國男女把我們翻來覆去，又量度身材，又上下摸擦。有個麵包舖老板卡爾·弗把我買去了。他強迫我作工，從早上六點鐘作到深夜。我雖然住在麵包舖老板家裏，但我很少吃到麵包。每天要洗地板，早晚要洗衣服，又伺候幾個小孩，替他們穿衣服，女主人並不很兇惡——推我，捻我或迎頭打我，但並不很痛。唯一視為恥辱的就是，想起來，我在八年級唸過書，學過法文，研究過歷史，而今我自己成了婢女，好像在羅馬統治時代一樣。因為苦得難堪的勞動，飢餓和鞭笞，我病倒了。以後稍稍好了一點，我就向家鄉逃走。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他們把我捉住了，把我押在苦工營裏。有幾千蘇聯公民在這苦工營中，半倒塌的草棚內過悲慘生活。每天都從營裏拖出十個到十五個屍首：」

德國的奴隸主們常常拿他們對蘇聯公民之殘暴行為來大肆誇耀。有個包工頭希培爾寫信給他的女婿

（一個兵士），約則夫、希培爾說：「現在有個十九歲的烏克蘭丫頭在我們家裏作工。請放心——她是必得作工的。星期日還有二十個俄國人將到村子裏。我去買他幾隻來：」。德軍第七步兵師一個上等兵威廉、

高斯曼底母親從什非哈真寫信給他說：「我們這裏牛奶場也有六個俄國人。晚上就把他們鎖在那裏。他們

中間有十四歲到十五歲的幼年人，放心吧，他們是能夠作工的」。

有個太太克拉米爾於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二日從普里次—琛諾（蘇台區）寫信給步兵第八十一師第一八七團第八連中尉什普利蒂說：「快有十個俄國人送到我們啤酒作坊來。我要迫使這般土匪積極工作起來。要是我殺盡了所有俄國人那就再痛快也沒有了」。

被強解去當德國人的奴隸的蘇聯公民，成千的在飢寒交迫、不堪忍受的勞動以及嚴刑拷打的情形下慘遭死亡。不少的蘇聯公民，由於奴隸主們之慘無人道待遇以至於絕望而自戕了。在德國人的信中有許多證據，證明蘇聯人們常常寧可死而不願當德國人的奴隸。請看這封在列寧格拉城附近從步兵第一二一師第四〇五團一個上等兵南密瑪爾身上搜出來的信吧，這封信是他母親從柳格得鎮寫來的：

「昨日白天，安娜、羅斯特爾跑到我這裏來。她氣憤極了。有個俄國丫頭在她們豬圈裏吊死了。我們的幾個波蘭女工都說，羅斯特爾夫人終日打罵這個俄國女子。她從四月來到此地後總是兩眼含着淚。她之所以自殺，大概是絕望吧。我們大家都安慰羅斯特爾夫人說，只要花費不高的價錢就可以再弄到一個俄國婢女的」。

（四）德國當局和對強力綁走的蘇聯公民施

行慘無人道剝削的德國公民應負之責任

蘇聯政府根據上述一切及其手中所有的其他正式文件，認為不可反駁地證實了德國希特勒政府踐踏最起碼的民權和人權而犯了並且繼續犯着以下空前未聞的罪行：

用欺騙，恐嚇和強力，把幾百萬蘇聯和平居民擄往德國去當奴隸，其中包括有兒童，幼年和婦女；對於被擄掠去的和平公民製定作毫無權利的奴隸和不堪忍受的勞動規則；

在德國把蘇聯公民賣給企業和私人作奴隸，加以百般侮辱和虐待而使之遭受飢餓和慢性的慘死。

蘇聯政府認為，當權的希特勒黨羽和德國法西斯軍隊指揮部應首先對這些把戰時公法破壞無餘而作出卑劣罪行負完全責任。

蘇聯政府認為所有那些管理招募、強綁、運載、苦工營、販賣奴隸和慘無人道地剝削，用暴力由其祖國綁往德國的蘇聯和平居民的希特勒官僚們，對於上述的一切罪行應同樣負完全責任。由此，蘇聯政府認為，「工力事宜總辦」地方首領弗里茨、沙武克爾和在蘇聯被佔區內希特勒的代理人：「駐烏克蘭德國行政專員」愛里黑、高赫，「東方行政專員」（管理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和別洛露西亞蘇維埃共和國區域的）根里赫、羅則及其助手——「別羅露西亞總行政專員」威廉、古別，以及「管理東方佔領區事宜之帝國總長」，德國法西斯奴隸主的主要鼓勵者阿爾弗列德、羅津別爾格等證據確鑿的罪魁，應與希特勒德國首腦們，負同樣嚴重的責任。

蘇聯政府同時認為那些在其企業或家庭經濟中慘無人道用強迫勞動剝削蘇聯和平公民的德國私人也應負完全責任。這些私人應對他們逼使蘇聯人民遭受無數困苦和慘痛負其責任。

在蘇聯成立了調查德國法西斯當局罪行的國家非常委員會，進行關於強綁蘇聯人民去當德國人的奴隸之一切事實的完全確切統計。國家非常委員會對於那些在淪為德國法西斯蒂的奴隸的蘇聯人民之遭受殘無人道剝削和死亡的事件中犯罪的希特勒官僚和德國私人，實行按名的統計。

蘇聯政府和人民都清楚知道，除蘇聯公民之外，還有被希特勒黨徒佔領的歐洲各國幾百萬和平居民也

被強力和欺騙驅去當德國法西斯蒂的奴隸。希特勒黨徒在嚇嚇有名的「全面」動員的喧嚷下，又竭力把波蘭，捷克斯拉伐克，南斯拉夫，法國，比利時，希臘，挪威，荷蘭等國幾十萬和平公民變成自己的奴隸，這些國家底人民與蘇聯人民一致認為自己的共同任務就是迅速粉碎希特勒德國並消滅自己的死敵——希特勒國家。

蘇聯政府深信，一切與此有關係的政府關於希特勒政府及其走狗對其駭人聽聞的罪行，對強迫綁去當德國法西斯蒂的奴隸的幾百萬和平公民所受之困苦和慘痛應負完全責任並受嚴厲懲罰等定表同情。此致等等

維、莫洛托夫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一日於莫斯科

